长篇小说《三家巷》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欧阳山的代表作。它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广州为背景，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势力同反革命势力的反复较量，各阶级力量的消长变化，艺术再现了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广州起义等历史斗争场面，以独特视角展现了中国革命曲折而又辉煌的历史画卷。今年9月，广州话剧艺术中心有限公司在充分尊重小说原著的基础上改编创作，将《三家巷》搬上话剧舞台。从书页走向舞台，此过程面临诸多挑战：如何筛选关键情节与人物脉络，构建适合舞台的戏剧框架？怎样把文学叙述转化为有感染力的台词，让角色立于舞台？如何重塑场景，于有限空间浓缩三家巷风貌与时代气息并拓展想象？本版围绕这些话题展开讨论，以期深化对文学的戏剧改编的理解。

——编 者

话剧《三家巷》剧照

那沁人的芳香，来自扎根历史的红泥土

□欧阳逸冰

65年前的8月，广州街头依然燥热。每逢下午，报亭前便排起了长队，人们都在抢购报纸，只因上面连载着欧阳山的新作——长篇小说《三家巷》。有的读者看着散发着墨香的报纸时热泪盈眶，因为小说中描绘的沙基惨案场景实在令人撕心裂肺——周炳弯下身去，准备帮助她站起来，嘴里不断低低呼唤着："阿桃，阿桃，阿桃……"但是她没有回答，只是柔软而平静地躺在他的怀里，他举起拳头向沙面的凶手示威地挥动了几下，然后两手托起她，刚一举步，就不知怎的，一阵天昏地黑，两个人一齐摔倒了。

小说《三家巷》深受广东乃至全国读者的喜爱，是新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将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搬上话剧舞台，是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对2024年话剧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此剧是知名剧作家唐栋继《柳青》《路遥》等优秀话剧作品之后的又一力作，也是导演傅勇凡、舞美设计秦立运、作曲石松等主创团队通力协作的结晶。

命运辙印：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

称这部话剧做出了"重要贡献"，绝非溢美之词。在探讨该剧从小说思维到戏剧思维的巧妙转换、剧中形形色色人物性格的生动鲜活，以及对那满溢着羊城的水汽市声、粤音粤曲、习俗风情的精心营造等内容之前，我们更应深入思考该剧主人公周炳成长历程中所蕴含的人与历史的哲理内涵。主人公周炳出生于铁匠家庭，因家境贫寒，没钱上学，只能外出打工，或者过契给大姨爹家当干儿子。他生性善良正直，在打工期间，为了救济佃户，"偷"了地主家的粮食，结果被赶走；又因撞破并揭露了干爹强奸女佣未遂之事，再次被退回，只能前往恋人区桃家学习制鞋修鞋。然而，为了保护恋人免受欺辱，他得罪了操纵鞋业的商店少东家，从而失去了做鞋修鞋的谋生资格。饱受侮辱与伤害的周炳，走投无路后，就像哥哥周金那样投身革命。于是，他卷入了大革命的汹涌浪潮，痛失了爱如生命的恋人区桃，参加了省港大罢工，目睹了"四·一五"大屠杀，还跟随张太雷打响了广州起义的枪声……主人公命运历程的深刻性在于，他所遭遇的诸如"被退回""被轰走""被剥夺"等一切境遇，均是其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历史条件。而他的卷入、参与以及打响战斗等一系列行为，则是在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篇章，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努力创造独特的个人价值。

话剧《三家巷》巧妙地借助主人公富有戏剧性的命运轨迹，揭示出历史哲理："人只有作为历史的经常的结果，才能成为历史的经常的前提"。历史是永恒延续的，它首尾相连、循环不息。主人公周炳所直面的既定现实，是每况愈下、日益窘迫的生活境遇，在这并非自主抉择的历史情境下，他收获的结局是深陷绝境、走投无路。而这"无路可走"的结果，又转变成他投身革命的"前提"。这个"前提"推动着主人公周炳最终奔赴上海，去探寻革命的真理，去开辟崭新的前途。于是，这个"前提"在周炳追寻革命的历程中，又成为全剧所呈现的这段历程的"结果"。这便是话剧《三家巷》所蕴含的人与历史之间精妙的哲理辩证关系。也正是在对主人公周炳这种历史哲理辩证过程的刻画中，话剧生动且深刻地展现了那一段翻天覆地、波澜壮阔的大革命历史画卷。

戏里风华：爱与革命交织的美学华章

上世纪50年代创作、展现上世纪20年代故事的《三家巷》，要如何在当今话剧舞台上获得观众喜爱？剧作家和整个主创团队精准地把握了小说《三家巷》受读者喜爱的根本原因，即主要人物形象丰满、性格鲜活、内心活动丰富且变化多端，兼具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以及跨越时代的经典魅力。特别是剧中的周炳、区桃、陈文婷等青年，面对如汹涌巨潮般的历史和诡谲多变的时代风云，各自有着不同的反应，或悖逆、或顺应、或沉沦、或奋起、或坚守。主创团队独具慧眼，确定了以主人公周炳和区桃携手投身革命与培育美好爱情作为全剧戏剧行为的主线。这里并非简单的"革命+爱情"模式，而是革命与爱情相互生发、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二者将周炳和区桃凝结成一个全新且永恒的生命体。话剧《三家巷》的全剧基本思想就蕴藏在男主人公周炳和女主人公区桃的命运轨迹之中。

在羊城的蒙蒙细雨中，区桃首次登场，她仅凭手中那把雨伞，便营造出一种如诗如画的意境，让人不禁联想到珠江之畔恰似"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所描绘的景致。而在伞下，半遮面容的她，宛如"红衣雨中舞，佳人意态华"所形容的佳人，灵动且迷人，这无疑是极具美感的意象呈现。这一意象伴随着剧情的逐步推进，在戏剧矛盾愈发尖锐的过程中，于饱含深情的情节编织里逐渐凸显，在波澜起伏犹如惊涛骇浪的剧情激荡间熠熠闪光，并在人物命运轨迹相互交织的关键节点上得以升华。

当周炳被恼羞成怒的大姨爹逐入凄风苦雨中时，是区桃为他撑起了雨伞……这就在美的象征里贯注了悲悯的情怀。在梦幻般的七夕节里，被周炳誉为"织女下凡"的区桃，反问谁是牛郎的时候，周炳的"嘿嘿"一笑，这正是爱的先声。区桃那洁白玉兰花的乞巧制作，凝聚着美的象征。周炳为玉兰花旁的区桃画像，则成了他们爱的写照。当他们看见哥哥周金带着青年们投入火热的革命活动时，周炳问："区桃，要是遇上革命的事，你参不参加？"区桃的回答，是一个少女朴素纯真的心声："你参加，我就参加，我跟你一起。"此刻，这美的象征放射出革命的光亮。当他俩为反帝示威大游行的工人群众演出街头戏《觉醒》时，剧中人物的台词就是他俩对那个黑暗世界的宣言："为我们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生存权利而战"。此刻，他俩作为全剧美的象征，已经由洁白的玉兰花，转化为一支燃烧的火炬。在帝国主义制造的沙基惨案罪恶的枪声中，区桃用生命喊出的最终吼声——"为尊严而战"！这是大革命宏伟交响中，一个灿烂如星的音符。而周炳的一声高喊"区桃"，则是两颗心灵惊天动地的"核聚变"。

人是无法跨越生死界限的，但是，爱情可以。主人公周炳在痛失区桃后，愈发被痛苦与孤独所吞噬。而周金那"区桃死了，你也死了吗"的一声高呼，如电击般震颤了周炳的每一根神经，也使得远去的区桃在他心中得以"归来"。当周炳为省港大罢工再次排练宣传戏剧《雨过天晴》时，他仿若与区桃并肩演练，往昔的默契与情感在空气中弥漫；在周炳独自于小渔船上躲避国民党右派追捕之际，区桃的灵魂仿若化影而来，温柔地向他倾诉："砸烂了旧的，才会换来新的……这是你赠予我的挚爱，亦是我遗落人间的相思，让我们一同将其珍藏。"尤为意味深长的是，在主人公周炳即将远赴上海探寻革命真理之时，区桃的灵魂第三次现身，朦胧之中，周炳与之共同唱响了《牡丹亭》。诚如周炳的父亲所言，阿桃未曾消逝，她始终鲜活地活在阿炳的内心深处。这不仅是一句饱含浓烈情感的文学性表达，更是贯穿全剧的结构性核心所在：主人公周炳与区桃那永不磨灭的革命精神以及不朽的爱情，作为美的永恒象征，熠熠生辉于全剧的始终，赋予了作品深邃的内涵与动人的魅力，使其在情感与思想层面皆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让观众与读者得以深刻地领略到爱情、革命与人性在历史洪流中的交融与碰撞，引发无尽的思考与感慨。

舞台之上：多维融合的视觉交响与心灵透视

本剧的舞台呈现极具特色，导演与舞美成功实现了三个维度的有机融合，即时代氛围、地域特色与戏剧情境的交融一体。例如，舞台左右悬挂着"通天"的6个巨大"灯罩"，它们能够依据剧情的推进自由移动，生动且动态地展现出广州20世纪20年代别具一格的城市风貌。那些巨大的"灯伞"，象征着广州独有的廊柱在外且招牌字号竖排、参差错落的商店街道。伴随剧情的流转变化，只需追光一打，"灯伞"的某个区域便即刻化身为室内场景：或是周铁领着小儿子周炳打铁劳作，父子间的争论悄然揭示出故事的前史；或是陈万利夫妇暗中谋划将周炳上契，纳为干儿子。方才还是熙熙攘攘的商业街，刹那间就变作了静谧的三家巷。如此一来，观众虽身处剧场之中，却仿若能透过舞台直击人物内心深处的幽微情感与隐秘心思。

另外，作曲采用广东音乐贯穿全剧，有效烘托出地域特色，使观众仿若置身岭南，真切感受到浓郁的文化氛围，仿佛羊城的水汽与喧哗扑面而来。《三家巷》巧妙地借助广东音乐水韵流畅、圆润洒脱、委婉秀美的特质，有力地推动戏剧情境更加鲜明生动。在剧情变换之际，作曲还大胆地运用变奏、变调以及音乐截取等手法，精准且强烈地强调出人物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以及情绪的层层演变，使观众能更为深入地理解角色情感，进一步增强了戏剧的感染力与表现力。

将文学经典视为土壤，话剧和其他艺术样式从中汲取营养，这种做法是值得鼓励的。通过改编进行再创作，这有利于拓宽戏剧文学的创作路径，为戏剧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范例。它能促使创作者们在原有经典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突破，融合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与时代特色，使戏剧在传承经典的过程中不断进步，进而丰富整个艺术创作领域的生态，满足观众日益多样化的审美需求。

（作者系剧作家、戏剧评论家）

从小说到话剧的文化性探寻

□党 华

小说《三家巷》由欧阳山创作完成，问世60余年来，感动、启迪了无数读者。几十年来，它曾先后被改编成舞剧、粤剧、话剧等多种形式。今年9月，话剧《三家巷》上演，我被其立足当下、致敬先贤的诚挚艺术表达所打动。从文字到舞台，《三家巷》所呈现出的文化品格和审美特征，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从中探寻其独特魅力和深刻内涵。

地域文化建构的自觉意识。小说《三家巷》的故事背景是百年前的广州。广州是中国南方的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一座拥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里有三元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抗英斗争，有广东人孙中山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等。可以说，广州既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也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英雄城市。广州地处大陆与海洋的交接之处，这里的人们开风气之先，思想开放包容，对新鲜事物有着敏锐的感知。欧阳山在小说《三家巷》中，为我们真实地展现了广州的生活画卷，让读者得以一窥那个时代广州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生活百态。

小说中有诸多可感可见的生活场景，它能让读者清晰地感知到，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百余年来的生活秩序、日常的衣食住行，以及在四时八节中那些繁琐礼仪背后所蕴含的细密心思。在话剧《三家巷》里，导演将小说中的描述巧妙地物化为舞台上的装置和陈设。整个舞台所营造出的氛围还原了浓厚的广州韵味。再加上身着时代服装的演员在舞台上演绎着一幕幕悲欢离合，观众很容易就被带入其中，深切感受到斗争的残酷和命运的无常。

青春化书写的创新尝试。《三家巷》描绘了一众热血青年的故事，那些青春少年，他们年轻的躯体仿佛有着无尽的力量。在他们眼中，无论是铁匠家的孩子，还是买办资本家的孩子，他们都可以在花香四溢、微风轻拂的街头高谈阔论。三家巷里的年轻人心怀改造社会的宏大志愿，即便随着命运的车轮转动，他们逐渐走上不同的道路，渐行渐远，但谁也无法否定他们曾经的赤诚之心。对于周炳这个在文学长廊中熠熠生辉的形象，小说中有这样一句描述："看那孩子，外面黏黏糊糊像个浑人，里面的胆子却大。"此句可谓微言大义。他被一部分人当作憨、痴、不懂世事的"生瓜蛋儿"，仅仅是因为他无意间撞破了别人的阴谋诡计，他为了怜悯那些比他处境更糟糕的小伙伴而甘愿承受苦难。作者塑造了这样一个普通人的美好形象，为后续故事发展的合理性埋下了伏笔。

买办资本家小姐陈文婷与周炳、区桃并肩前行，此时的她已不再是娇滴滴的大小姐。为了爱情，她努力尝试靠近心仪之人的精神世界，这背后是信仰的力量、爱情的力量。当一个人有能力承受内心的痛苦时，便意味着成熟，这无关年龄。热爱自由、向往纯粹之爱，其本身就是一种命运的体现。《三家巷》一步步地为我们展现了其成长的轨迹，为后续的剧情发展进行了合理铺垫。

对经典革命爱情的理解与取舍。小说《三家巷》描绘了多段爱情故事：周炳和区桃情深似海，却缘浅难续，最终半路分离；陈文雄和周泉因理想信念不同，分道扬镳；周榕和陈文娣的爱情萌芽在风雨的冲击下迅速萎靡。革命与爱情是文艺作品中永恒的主题。"五卅惨案"震惊全国，年轻美丽且意志坚定的区桃就此倒在血泊之中。在话剧《三家巷》里，舞台上嘈杂惊恐的人声、刺痛心脏般令人闷痛的枪声，还有烘托气氛的音乐……种种声响交织，伴随着血红的色调映照全场，观众仿佛被钉在座位上，沉浸在悲剧带来的哀恸之中，而这正是舞台艺术所特有的表现手段。我们完全理解，在这舞台嵌套着舞台、戏中还有戏的情境下，周炳真切地看到了那个永远住在他心底、永远年轻的爱人。她的温言软语，宛如3月的和风，不仅让周炳的身心得到慰藉，也让我们这些观众内心渐渐平静下来。我们或许在心底默默相信，并虔诚祈愿，有朝一日我们也能以这样的方式见到自己想见的人。至此，话剧《三家巷》展现出了一种既脱胎于小说原著，又区别于原著的独特艺术品相。临近尾声时，舞台上已无需语言。阿炳在疾走，因为普通的语言已经无法承载他对周围人的复杂情感——那些仍在担惊受怕的家人、那些无意伤害他却也无力拯救他的亲戚，还有那个他无法忘怀却早已阴阳相隔的恋人，所有的情感都在他的疾走中体现。

从小说到话剧，《三家巷》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前行，那就是对广州这座城市深刻的理解与殷切的告白。通过文艺作品持续的剖析解读，我们可以认识到，"广州人"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在那里生活的人们，更是象征着开化、开放、包容且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文化形象。

（作者系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

话剧《三家巷》剧照

岭南烟火中的时代波澜

□马 也

今年9月，话剧《三家巷》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和业内专家的认可。这部话剧的成功上演，为当前的戏剧创作，尤其是文学作品的改编（创作）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名著"经典化"过程中的再取舍、再阐释、再发现。《三家巷》小说原著以20世纪20年代的广州为背景，将三家巷中周家所代表的工人阶级、陈家所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何家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阶级及其两代复杂庞大的亲缘关系置于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风雷激荡的历史事件中，对他们进行了典型描写和深入剖析，展现出时代风云中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各阶层人物的精神世界、青年人对各自的人生道路的抉择以及人性的复杂。

一部艺术史实际上就是一个持续"经典化"的演进过程。从古至今，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艺术风貌与代表作品。《三家巷》作为一部革命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19年，《三家巷》入选了"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文库，是值得进一步开掘和深挖的艺术宝藏。

艺术经典都普遍具有超越时空的精神文化价值。如何在改编经典的过程中进行再取舍、再阐释、再发现，考验着新一代艺术家的艺术眼光和驾驭能力。编剧唐栋有意识地强化"青年""锤炼""成长""光明"的主题，他曾说："青年，只有投身于波澜壮阔的时代激流，才能在搏击风浪中经受磨砺并成长；生命，只有生发出向往光明的崇高理想，才能在淬火锤炼中绽放人性的光辉。"该剧将革命叙事与爱情叙事相融合，着重突出青年主题、青春主题以及成长主题，这一系列举措赋予了作品现代品格。话剧《三家巷》在艺术呈现、美学表达和诗学意蕴层面均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突破，作品结构完整，重点突出，展现出独特的舞台魅力和艺术价值。

地域文化内涵的强化。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作品都需要单独强化地域文化内涵，然而，若作品本身具备较强的艺术概括性，并且能够把地域风情和文化特色巧妙地融入艺术形象中，使其成为作品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地域文化内涵的强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当我们提及《白鹿原》时，陕西的地域风貌便跃然眼前；说起《红岩》，重庆的气息扑面而来；提到茶馆，北京的韵味萦绕心间。同理，当我们说起《三家巷》时，自然就会联想到广州、广府乃至岭南文化。正因为如此，学者蒋述卓曾将《三家巷》称为"广东的社会百科全书"。

城市文化的注入与书写还有着更深层的艺术史原因。在"十七年"的经典作品里，扎实且深入表现城市文化及城市文明的或许只有一部《三家巷》，由此可见其稀缺性和珍贵价值。这一点对于经典的现代阐释意义非凡。整个演出过程中，舞台仿佛被广府文化、岭南风味全面浸润和渗透，营造出了独特而浓郁的文化氛围。导演傅勇凡说："相较于原著，话剧《三家巷》篇幅有限，人物和情节都有所删减，但我们在舞台上更多地融入岭南的特色，比如用粤语演唱主题歌，以粤剧音乐的色彩作为音乐素材，呈现令人着迷的岭南人文美"。全剧以广东音乐（广东粤剧）贯穿始终，其间穿插着粤语歌曲和粤剧（戏中戏表演）。剧中所展现的元素，诸如具有岭南特色的民居建筑、饮食起居，还有过契、修鞋、结拜、乞巧节等各种岭南地方节庆礼仪、习惯习俗，以及儿歌俚语等，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岭南风情长卷，将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部戏里，城市的血脉在流淌，城市的生命在跃动，城市的流转清晰可见，城市的肌理细腻可感，城市的血肉丰满充盈。时代革命与城市生命有机融合，使得城市文化充盈于整个剧场，艺术形象也因此变得格外饱满鲜活，仿佛拥有了灵魂一般，深深吸引着观众。

演剧方法和戏剧文体上的创新。在我看来，剧中欧阳山的形象是一种极具创造性的设计，它构成了一条独特且重要的叙事线索，而这条线索的主要功能体现为结构功能。大幕拉开，伴随着一声惊雷，欧阳山上场，与此同时，粤语主题歌悠然响起。欧阳山坐在石凳上，开始向观众娓娓讲述"三家巷"以及此地所发生的故事。欧阳山这一角色贯穿全剧，犹如一块强力的磁石，将戏剧的各个组成部分凝聚在一起，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同时也为剧情做出解释。倘若将欧阳山这一角色去除，那么这6场戏便无法拥有当前这种简洁明了的叙事效果。正是依靠他，才把这6个片段巧妙地结构起来。其中有两个重点情节值得一提。其一是阿彩与陈万利不堪的消息传出，这在当时的情境下，就如同我们现在所说的"谣言"，也就是充满趣味的八卦内容。这部分剧情写得极为精彩，演员们的演绎也堪称出色。若是通过其他场面来展现这一情节，而不是借助欧阳山来叙述，不知要花费几场戏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而且这部分剧情妙趣横生，极具戏剧性。在这一场景中，欧阳山已经完全被戏剧化了。其二是最后一场（第六场），欧阳山与周炳展开直接对话。他说道，在自己的作品里让某些人物死去，而现实比作品更为残酷，还提到要让周炳去上海读书。这一情节充满了穿越感和间离效果，同时欧阳山完全融入了戏剧之中，以戏剧人物的身份出现。整个演出毫无突兀之感，也没有任何违和之处，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欢呼和长时间的热烈鼓掌。由此可见，欧阳山从单纯的串联角色转变为戏剧性人物后，就不再仅局限于结构功能了。欧阳山的角色化，已然超越了结构功能，这无疑是在文体创作以及演剧方法上的一次大胆创新。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